



## 人权理事会

### 第五十六届会议

2024年6月18日至7月12日

议程项目2和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 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问题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

#### 概要

本报告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0/16 号决议提交。报告概述了受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影响的妇女和女童的状况，以及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作的努力。人权框架为各国制定有效的法律、政策、方案和其他举措提供了路线图，包括通过国际和区域合作，以防止和解决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问题。

报告重申，残割女性生殖器是一种侵犯人权行为，也是一种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性别暴力行为，与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和成见有着内在联系。报告强调需要加强数据收集，协调法律和政策框架，加强区域和国际合作，以及各国和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之间的系统协调，以解决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问题。



##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定义.....	3
A. 残割女性生殖器.....	3
B. 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	5
C. 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	6
三. 助长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现象的因素.....	7
四. 国际和区域人权框架.....	9
A. 平等和不歧视.....	10
B. 健康权.....	10
C. 人身完整权、免受酷刑的权利和生命权.....	11
五. 防止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现象的措施和战略.....	12
A. 区域合作与协调.....	12
B. 跨境联合举措.....	12
C. 跨国保护措施.....	13
六. 挑战和执行缺口.....	14
治外法权.....	14
七. 结论和建议.....	15

## 一. 引言

1. 人权理事会认识到解决残割女性生殖器问题的持续紧迫性和该问题的严重性，并承认在全球化和相互关联的世界中，残割女性生殖器现象在各地依然存在，因此在其关于消除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第 50/16 号决议中，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编写一份报告，说明在国际和区域合作与协调努力中的人权挑战和良好做法，以及为处理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问题而采取的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法律、政策、方案和其他举措的执行情况。本报告根据这一请求提交。
2. 为编写本报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进行了深入的案头研究，并正式呼吁各方提供投入。提交的材料可在人权高专办网站上查阅。<sup>1</sup>
3. 由于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秘密性质，跨境实施或接受女性生殖器残割的确切人数仍然不得而知。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的记录仍然很少，难以查明。除其他外，由于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供资不足，缺乏关于该问题的程度和性质的全面、可靠数据。
4. 中东和亚洲的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现象似乎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些地区，仍然没有关于这种做法的范围和发生率的数据和研究，这会对旨在保护面临风险的女童和妇女的有针对性的政策的制定和相关循证干预措施的采取构成障碍。

## 二. 定义

### A. 残割女性生殖器

5.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将残割女性生殖器定义为“出于非医疗原因部分或全部切除女性外生殖器，或对女性生殖器官进行其它伤害的所有程序”。<sup>2</sup> 残割女性生殖器大多是在幼女从婴儿期到 15 岁这段期间加以实施，但也有成年妇女遭受这种做法。
6. 全球许多国家都存在这种做法。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的统计，在有国家代表性数据<sup>3</sup> 的 31 个国家中，目前有超过两亿名女童和妇女遭受了这种做法。<sup>4</sup>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至少还有 60 个国家存在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做法，在这些国家，通过间接估计、小规模研究或传闻证据和媒体报道记录了这种做法。<sup>5</sup>

<sup>1</sup> 提交的材料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en/calls-for-input/2023/call-input-elaboration-thematic-report-cross-border-and-transnational-female>。

<sup>2</sup>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女性生殖器切割”，概况介绍，2024 年 2 月 5 日，可查阅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female-genital-mutilation>。

<sup>3</sup> 关于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人口与健康调查和多指标类集调查。

<sup>4</sup> 见 <https://data.unicef.org/topic/child-protection/female-genital-mutilation/>。

<sup>5</sup> “立即平等”组织，“女性生殖器残割/切割：呼吁全球对策”(2020 年)，可查阅 <https://www.equalitynow.org/resource/female-genital-mutilation-cutting-a-call-for-a-global-response/>。

7. 2023 年，估计有 430 万女童面临遭受女性生殖器残割的风险。<sup>6</sup> 如果这种做法以目前的速度继续下去，估计在 2015 至 2030 年期间将有 6,800 万名女童遭受女性生殖器残割。<sup>7</sup> 此外，据估计，除非加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否则由于 2019 冠状病毒病导致增强社区权能和宣布摒弃该习俗等预防方案中断执行，可能会使未来十年再发生 200 万起残割女性生殖器案件。<sup>8</sup>

8. 世卫组织<sup>9</sup> 将残割女性生殖器分为四种主要类型。<sup>10</sup> 尽管所有类型的残割女性生殖器都会加大医疗并发症的风险，但某些类型的风险更大，如第 3 类。<sup>11</sup> 残割女性生殖器的直接并发症可能包括剧烈疼痛、严重出血、生殖器组织肿胀、感染、泌尿系统问题、失血性休克甚至死亡。<sup>12</sup> 长期后果可能包括尿路感染、细菌性阴道病、痛经、瘢痕组织和瘢痕疙瘩、性交疼痛、分娩并发症和新生儿死亡风险增加以及心理障碍。<sup>13</sup>

9. 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另一个长期并发症是以后需要重新进行手术。<sup>14</sup> 例如，遭受第 3 类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即阴部扣锁做法的女童和妇女可能会在以后的生活中被迫接受去除阴部扣锁手术。去除阴部扣锁系指为性交和分娩而切关闭的阴道。<sup>15</sup> 此外，当女童或妇女遭受一种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做法时，她们在一生中遭受其他类型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风险也更高。<sup>16</sup> 例如，重新扣锁是一种再次缩小阴道开口的手术，通常在分娩后进行。也被称为重新缝合。<sup>17</sup> 这意味着，在这些情况下，生殖器组织被反复切割或缝合数次，进一步加大了直接和

<sup>6</sup> 见 <https://www.unfpa.org/unfpa-unicef-joint-programme-female-genital-mutilation>。

<sup>7</sup> 联合国人口基金，“扭转曲线：我们的目标是改变残割女性生殖器趋势”，2018 年 2 月。

<sup>8</sup> 联合国人口基金，“2019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计划生育和终止性别暴力、残割女性生殖器和童婚的影响”，2020 年 4 月 27 日，可查阅 <https://www.unfpa.org/resources/impact-covid-19-pandemic-family-planning-and-ending-gender-based-violence-female-genital>。

<sup>9</sup> 世卫组织，“女性生殖器切割”概况介绍。

<sup>10</sup> 类型 1: 部分或全部切除阴蒂头(阴蒂的外部可见部分，这是女性生殖器的敏感部分)，和/或包皮/阴蒂帽(阴蒂头周围的皮褶)。

类型 2: 部分或全部切除阴蒂头和小阴唇(外阴的内侧皱襞)，同时切除或不切除大阴唇(外阴的外侧皮肤皱襞)。

类型 3: 也称为阴部扣锁，即通过切割和调整小阴唇或大阴唇的位置，包括缝合，切除或不切除阴蒂包皮/阴蒂帽和阴蒂头等来缩小阴道开口。

类型 4: 包括出于非医疗目的对女性生殖器进行的所有其他有害程序，例如刺破、刺穿、切割、刮擦和烧灼生殖器区域。

<sup>11</sup> 世卫组织，“女性生殖器切割”概况介绍。

<sup>12</sup> 世卫组织，《护理遭受女性生殖器残割的女童和妇女：临床手册》(日内瓦，2018 年)，第 83-150 页。

<sup>13</sup> 同上。

<sup>14</sup> 世卫组织，“女性生殖器切割”概况介绍。

<sup>15</sup> 同上。

<sup>16</sup>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与残割女性生殖器有关的难民申请指导说明》，2009 年 5 月，第 5 页。

<sup>17</sup> 世卫组织，《护理遭受女性生殖器残割的女童和妇女》，第 219 页。

长期风险。因此，至关重要的是，预防措施也要针对那些已经遭受过女性生殖器残割的人。

10. 残割女性生殖器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有害习俗。残割女性生殖器被认为可以降低妇女的性欲，确保她对未来丈夫的忠诚。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父权规范和需要控制女性性行为的信念。<sup>18</sup> 残割女性生殖器与童婚和强迫婚姻、婚内强奸和亲密伴侣间暴力等其他侵权行为有关，是女童和妇女一生中可能遭遇的持续暴力行为的一部分。<sup>19</sup>

## B. 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

11.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0/16 号决议，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是指将女童或妇女从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国家越境带到尚未禁止这一有害做法或不执行现行刑法的邻近国家。<sup>20</sup>

12. 一些研究<sup>21</sup> 表明，非洲的女童和青年妇女跨境接受残割女性生殖器手术，包括从肯尼亚到埃塞俄比亚<sup>22</sup>、索马里<sup>23</sup>、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sup>24</sup> 和乌干达；<sup>25</sup> 从乌干达到肯尼亚；<sup>26</sup> 从布基纳法索、<sup>27</sup> 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到马里；<sup>28</sup> 从冈比亚到塞内加尔；<sup>29</sup> 以及从加纳到多哥和布基纳法索。<sup>30</sup>

13. 边境地区的女童和青年妇女特别容易受到这种做法的伤害，因为边境地区的社区往往具有超越国境的文化和族裔联系。居住在边境两侧的家庭和社区可能有共同的习俗，包括残割女性生殖器。尤其是当邻国反对残割的立法执行不力或不

<sup>18</sup> E/CN.4/2002/83, 第 14 段。

<sup>19</sup> A/77/312, 第 6 段。

<sup>20</sup> 人权理事会第 50/16 号决议，序言。

<sup>21</sup> 人口基金，“跨越边界：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纽约，2019 年）。

<sup>22</sup> 人口基金—儿基会联合方案，《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和 2019 冠状病毒病：保持势头——国家案例研究——2020 年年度报告》，可查阅 <https://www.unicef.org/media/107636/file/FGM%20case%20studies%202020.pdf>。

<sup>23</sup> 同上。

<sup>24</sup> Samuel Kimani and Caroline W. Karibu, “Shifts in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cutting in Kenya: perspectives of families and health care providers” (New York, Population Council, 2018), p. ix.

<sup>25</sup> 人口基金—儿基会联合方案，《如何转变一种社会规范：对人口基金—儿基会残割女性生殖器问题联合方案第二阶段的思考》（2018 年），第 25 页。

<sup>26</sup> 儿基会，“关于终止乌干达共和国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案例研究”（2021 年），第 6 页。

<sup>27</sup> Josephine Wouango, Susan L. Ostermann and Daniel Mwanga, “When and how the law is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practice of FGM/C: a cross-border study in Burkina Faso and Mali”, Policy Brief (Nairobi, Population Council, 2020).

<sup>28</sup> 人口基金—儿基会联合方案，《如何转变一种社会规范》，第 24 页。

<sup>29</sup> 人口基金—儿基会联合方案，《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和 2019 冠状病毒病：保持势头》。

<sup>30</sup> Evelyn Sakeah and others, “Persistent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despite its illegality: narratives from women and men in northern Ghana”, *PLoS ONE*, vol. 14 (2019).

如本国法律严格的时候，居住在附近的女童和妇女更有可能遭受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行为之害。<sup>31</sup>

14. 有些国家的边境非常容易渗透，人们每天都可以在国家之间流动，几乎不受任何限制。<sup>32</sup> 这使得人们可以轻松地从一个国家前往另一个国家，通常不使用官方过境点，包括为进行女性生殖器残割而过境。

15. 还有文献表明，传统从业者或所谓的“割礼师”跨境实施女性生殖器切割。例如，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201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来自肯尼亚的传统从业者被带到乌干达。<sup>33</sup>

### C. 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

16. 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指的是生活在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国家的跨境社区和其他受影响社区的妇女和女童被带到这种有害习俗仍为社会所接受或未被禁止的原籍国和原籍社区。<sup>34</sup>

17. 例如，在欧洲联盟，据估计有超过 600,000 名妇女承受着在国内或国外遭受女性生殖器残割的后果，在 17 个欧洲国家还有 190,000 名女童和妇女面临遭受残割的风险。<sup>35</sup> 在美利坚合众国，据估计有 50 万女童和妇女过去曾接受过女性生殖器残割，或者今后可能面临女性生殖器残割的风险。<sup>36</sup> 澳大利亚政府的一项研究估计，2017 年有 53,000 名生活在该国的女童和妇女接受过女性生殖器残割，<sup>37</sup> 而民间社会行为体认为，这一数字可能高达 20 万；民间社会估计，澳大利亚每天有 11 名女童面临遭受女性生殖器残割的风险。<sup>38</sup> 在加拿大，2016 年估计有 95,000 至 161,000 名生活在该国的妇女和女童面临遭受女性生殖器残割的风险。<sup>39</sup>

<sup>31</sup> A/HRC/29/20 和 A/HRC/29/20/Corr.1, 第 60 段。

<sup>32</sup> 人口基金—儿基会联合方案，“东非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现象”，政策简报(人口基金东部和南部非洲区域办事处，2022 年)，第 6 页。

<sup>33</sup> 人口基金，“跨越边界”，第 25 页。

<sup>34</sup> 人权理事会第 50/16 号决议，序言。

<sup>35</sup> 终止残割女性生殖器欧洲网络，“欧洲的残割女性生殖器情况”，可查阅 <https://www.endfgm.eu/female-genital-mutilation/fgm-in-europe/>。

<sup>36</sup> Howard Goldberg and others,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cut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updated estimates of women and girls at risk, 2012”, *Public Health Reports*, vol. 131, No. 2 (2016), pp. 340–347.

<sup>37</sup> 澳大利亚卫生与福利研究所，“估算澳大利亚女性生殖器残割/切割的发生率”，2019 年 2 月。

<sup>38</sup> Kit Catterson,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is still a risk – especially in a pandemic”, *The Interpreter*, 25 March 2021.

<sup>39</sup> Leanne Findlay and others, “An exploration of methods to estimate the number of immigrant girls and women at risk of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or cutting in Canada” (Statistics Canada, 2023).

18. 所谓的“割礼假期”是指家庭带着女儿前往原籍国和原籍社区接受这种做法。<sup>40</sup> 学校暑假是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常见时间，这样可以在女童返校之前进行疗愈。还有报告称，女童也在澳大利亚<sup>41</sup>、加拿大、<sup>42</sup>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sup>43</sup> 和美国接受女性生殖器残割。<sup>44</sup> 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有报告称，欧洲学校关闭导致残割女性生殖器现象有所增加。<sup>45</sup>

19. 人权高专办从民间社会组织收到的资料表明，有报告称，在某些情况下，女童不是被带到原籍国，而是被带到其他国家接受手术，即所谓的跨国“女性生殖器切割中心”。

### 三. 助长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现象的因素

20. 残割女性生殖器的普遍程度与社区和族裔群体的所在地密切相关，决定了其在特定区域的发生率。<sup>46</sup> 例如，在东非，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高发区往往集中在跨越多个国家的跨境地区，如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之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之间、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之间以及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边境地区。<sup>47</sup>

21. 肯尼亚消除残割女性生殖器委员会和儿基会进行的一项研究提供了更多证据，表明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现象往往基于现有的关系，边境两侧社区之间的家庭和文化联系则为此提供了便利。<sup>48</sup> 同样，在加纳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在边境社区持续存在，因为妇女<sup>49</sup> 可以很容易地前往邻国(如布基纳法索和多哥)，让女儿接受残割女性生殖器手术，这表明“在为这种做法划定区域方面，国境不如传统的部落边界重要。”<sup>50</sup>

<sup>40</sup> 例如见 Milena Mikael-Debass,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is happening in the U.S. These survivors are fighting to stop it”, VICE News, 4 June 2019; 以及 Halima Salat Barre and Manja Ressler, “‘Vakantie’ in Kenia”, *De Groene Amsterdammer*, 6 November 2019, 可查阅 <https://www.groene.nl/artikel/vakantie-in-kenia>。

<sup>41</sup> Bridie Jabour, “Australia’s first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trial: how a bright young girl convinced a jury”, *The Guardian*, 13 November 2015.

<sup>42</sup> Stewart Bell,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practitioners are travelling to Canada, border officers warned”, *Global News Canada*, 17 July 2017.

<sup>43</sup> Lizzie Dearden, “FGM cutters ‘being flown into UK to mutilate girls to order’, survivor warns”, *The Independent*, 1 October 2018.

<sup>44</sup> De Elizabeth, “Don’t think for a second that FGM doesn’t happen in America”, *Bustle*, 21 May 2018.

<sup>45</sup> Alice Tidey,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COVID-19 school closures have led to a rise in FGM cases, say experts”, *Euronews*, 6 February 2021.

<sup>46</sup> 人口基金, “跨越边界”, 第 18 页。

<sup>47</sup> 同上, 第 7 和第 8 页。

<sup>48</sup> 同上, 第 25 页。

<sup>49</sup> 在这种情况下, 是妇女带着女儿跨越边境, 但有时父亲或其他家庭成员也会前往邻国。

<sup>50</sup> Sakeah and others, “Persistent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despite its illegality”。

22. 尽管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现象一直存在，但在非洲，这种做法的一个驱动因素是在是否存在和/或执行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的法律方面存在差异。<sup>51</sup> 大多数非洲国家已明确将残割女性生殖器定为犯罪，其他国家则成为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的目的地国。<sup>52</sup> 在制定了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法律的非洲国家，如果这些法律得不到实施和执行，就无法对这种做法产生威慑作用。女童和青年妇女通常跨越国境，以避免受到国家法律的起诉。<sup>53</sup>

23. 例如，一份民间社会报告<sup>54</sup> 显示，由于肯尼亚更严格地执行关于残割女性生殖器的法律，女童从肯尼亚越境前往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sup>55</sup> 虽然自 1998 年以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根据《性犯罪特别规定法》也将残割女性生殖器定为犯罪，但该法的执行力度有限，案件很少提交法院审理。<sup>56</sup>

24. 同样，缺乏统一的处罚规定也是促使社区成员采取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一个诱因。父母/监护人、共犯和实施者(包括卫生专业人员)的刑期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sup>57</sup> 罚款从 10 美元(埃塞俄比亚)<sup>58</sup> 到近 2,000 美元(肯尼亚)不等。<sup>59</sup>

25. 除了跨境合作有限之外，助长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现象的其他因素包括：在本国无法就近找到割礼师，邻国残割女性生殖器服务的质量和可负担性，以及割礼师的收入来源，这些都鼓励他们继续这种做法并跨境流动。<sup>60</sup>

26. 就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现象而言，一个关键因素是来自社区(原籍国或原籍社区)的社会和家庭压力，要求人们坚持这一代代相传的习俗和含义。<sup>61</sup> 另一份报告<sup>62</sup> 解释说，是否对一个女童实施女性生殖器残割，这一决定往往不是个人的选择。原籍国和居住国的家庭和社区对这一决定有相当大的影响。该报告称，父母在决定是否对女儿实施女性生殖器残割方面的自主权往往有限。<sup>63</sup>

<sup>51</sup> 人口基金，“跨越边界”，第 25 页。

<sup>52</sup> Liberia, Mali, Sierra Leone, Somalia and “Somaliland”: 28 Too Many, *The Law and FGM: An Overview of 28 African Countries* (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 2018), p. 29. 乍得和苏丹在 2020 年将残割女性生殖器定为犯罪。

<sup>53</sup> 人口基金，“跨越边界”，第 25 页。

<sup>54</sup> 人口理事会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从事生物医学、社会科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研究。更多详情，见 [popcouncil.org](http://popcouncil.org)。

<sup>55</sup> Kimani and Karibu, “Shifts in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cutting in Kenya”。

<sup>56</sup> 28 Too Many, “Tanzania: the law and FGM” (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 2018), p. 5.

<sup>57</sup> 人口基金中西非区域办事处，《西非部分国家关于残割女性生殖器的法律框架分析》(2018 年)，第 65 页。

<sup>58</sup> 500 比尔：《埃塞俄比亚刑法典》(2004 年)第 565 条。

<sup>59</sup> 20 万先令：《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法》(2011 年第 32 号)第 29 条。

<sup>60</sup> 人口基金中西非区域办事处，《西非部分国家关于残割女性生殖器的法律框架分析》，第 25 页。

<sup>61</sup> Tesfaye Setegn, Yihunie Lakew and Kebede Deribe, “Geographic variation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among reproductive age women in Ethiopia: a national population based survey”, *PLoS ONE*, vol. 11 (2016).

<sup>62</sup> 终止残割女性生殖器欧洲网络，“搭建桥梁的方法：终止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关键”，立场文件(2018 年)。

<sup>63</sup> 同上。



## 四. 国际和区域人权框架

27. 区域人权框架包括关于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具体规定。《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关于非洲妇女权利的议定书》(《马普托议定书》)得到 54 个国家批准, 要求缔约国禁止和谴责有害做法, 包括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sup>64</sup> 议定书还要求缔约国通过立法措施并辅之以处罚手段, 禁止并根除一切形式的残割女性生殖器行为。

28. 《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力公约》(《伊斯坦布尔公约》)得到 45 个国家和欧洲联盟批准, 承认残割女性生殖器是一种性别暴力形式。《公约》第 38 条要求各缔约国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 确保将在本国境内、在悬挂本国国旗的船舶上、由本国国民或惯常居住在本国境内的人实施的残割女性生殖器行为定为犯罪。《伊斯坦布尔公约》还要求缔约国确保其管辖权不受制于行为在其实施地被定为犯罪的条件。<sup>65</sup> 同样, 缔约国必须采取必要措施, 在被控施害者在缔约国的领土上, 而且没有仅因其国籍而将其引渡到另一方的情况下, 确立对残割女性生殖器罪行的管辖权。<sup>66</sup>

29. 除了法律义务外, 各国还就消除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必要性达成了全球共识, 以此作为促进性别平等的一个条件。1994 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敦促各国政府“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可能存在”。<sup>67</sup> 1995 年《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确定, 终止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对于实现女童的基本人权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目标重申了这一承诺, 在关于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的目标 5 下提出了具体目标 5.3, 呼吁消除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和有害习俗。

30. 非洲联盟发起了一项关于消除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非洲大陆倡议, 即“萨利玛倡议”,<sup>68</sup> 旨在激发政治行动, 终止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 拯救 5,000 万面临风险的女童。非洲联盟认识到需要解决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问题, 以实现到 2030 年消除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目标。<sup>69</sup> 非洲联盟还启动了《2063 年议程: 我们希望的非洲》,<sup>70</sup> 其中呼吁终止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和性别歧视, 包括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sup>71</sup>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和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最近于 2023 年 11 月发布了关于残割女性生殖器问题的联合一般性意

<sup>64</sup> 第 5 条。

<sup>65</sup> 第 44 条第 1-3 款。

<sup>66</sup> 第 44 条第 5 款。

<sup>67</sup> A/CONF.171/13/Rev.1, 第 4.22 段。

<sup>68</sup> 非洲联盟, “非洲联盟发起一项非洲大陆倡议, 以终止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 拯救 5,000 万面临风险的女童”, 新闻稿, 2019 年 2 月 11 日。

<sup>69</sup> 非洲联盟, 关于消除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萨利玛倡议, 2019-2023 年行动方案和计划, 可查阅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newsevents/workingdocuments/41106-wd-Saleema\\_Initiative\\_Programme\\_and\\_Plan\\_of\\_Action-ENGLISH.pdf](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newsevents/workingdocuments/41106-wd-Saleema_Initiative_Programme_and_Plan_of_Action-ENGLISH.pdf)。

<sup>70</sup> 见 <https://au.int/en/agenda2063/overview>。

<sup>71</sup> 愿望 6, 优先事项 51。

见，阐明了防止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并确保对其问责的措施，如各国签署司法合作协定，以及有必要在法律中纳入起诉跨境犯罪的权力。<sup>72</sup>

## A. 平等和不歧视

31. 任何类型的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都被视为有害做法，侵犯了女童和妇女的人权。<sup>73</sup> 这种做法侵犯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和第二条所载的不受歧视的权利。《公约》第五条要求缔约国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基于性别而分尊卑观念或基于男女任务定型所产生的偏见、习俗和一切其他做法”。不受歧视权是人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各种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中得到保障。<sup>74</sup>

32.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儿童权利委员会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已确认，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做法直接影响到妇女和女童与男子和男童平等享有人权的能力，因此侵犯了她们不受歧视和平等的权利。<sup>75</sup>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1 号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2019 年)指出，这些做法对女童和妇女造成的伤害常常具有损害对其人权以及基本自由的认识、享受和行使的目的或后果。<sup>76</sup> 该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还指出，各国负有尽职义务防止、调查和惩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无论这些行为是国家还是个人所为。

33.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和儿童权利委员会都强调，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根源在于男尊女卑的社会态度，并表示关切人们利用这些做法为性别暴力提供理由，称这种暴力是对妇女和女童的一种保护或控制。<sup>77</sup> 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及其原因和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也认为，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是父权制权力结构的产物，该制度认定有必要控制妇女的生活。这种看法来自一种陈规定型观念，即妇女是性道德的主要维护者。<sup>78</sup>

## B. 健康权

34. 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侵犯了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健康权受到《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以及其他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的保

<sup>72</sup> 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和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关于残割女性生殖器问题的联合一般性意见(2023 年)。

<sup>73</sup> 人权高专办、联合国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人口基金、难民署、儿基会、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和世卫组织，《消除残割女性生殖器：机构间声明》(世卫组织，2008 年)，第 8 和第 9 页。

<sup>74</sup> 包括《儿童权利公约》第二和第三条，《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 18 和第 28 条以及《马普托议定书》第 2 条。

<sup>75</sup>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权利的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第 29 段；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1 号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2019 年)，第 11 段；以及 CCPR/CEGY/CO/5，第 18 段。

<sup>76</sup> 见第 11 段。

<sup>77</sup> 同上，第 6 段；以及 A/HRC/29/20 和 A/HRC/29/20/Corr.1，第 8 段。

<sup>78</sup> E/CN.4/2002/83，第 14 段。

护。<sup>79</sup>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指出，各国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承担的义务要求它们采取有效步骤，通过禁止和防止残割女性生殖器等有害做法，防止第三方实施此类做法。<sup>80</sup>

35. 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特别报告员在关于暴力及其对健康权的影响的报告中指出，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损害了妇女和女童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必须淘汰”。<sup>81</sup> 各国有义务保护女童和妇女免遭一切形式的暴力，包括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做法。如果国家不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妇女和女童免受女性生殖器残割，就违反了保护健康权的义务。<sup>82</sup>

### C. 人身完整权、免受酷刑的权利和生命权

36. 残割女性生殖器侵犯了与人身完整有关的许多其他人权，包括人的固有尊严以及人身自由和安全权。《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保护人身完整权，《儿童权利公约》第十九条则指出，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不受任何形式的身心暴力。

37. 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对妇女或女童实施生殖器残割构成《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所禁止的待遇。<sup>83</sup> 禁止酷刑委员会还认定，对妇女实施生殖器残割的做法违反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规定的义务。<sup>84</sup>

38. 其他国际和区域人权文书也保护免受酷刑和其他形式虐待的权利。<sup>85</sup>

39. 在某些情况下，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做法可能构成对生命权的侵犯。<sup>86</sup> 残割生殖器违背了妇女享有不受性别暴力侵害的生活的权利。<sup>87</sup>

40. 人权理事会在其第 44/16 号决议中深感关切的是，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在世界各地依然存在，在人道主义局势、武装冲突、大流行病和其他危机中加剧，而且正在出现新的形式，如跨境残割的做法。此外，人权理事会在第 50/16 号决议中认识到，防止和消除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不仅应该是国家发展、人权和公共健

<sup>79</sup> 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二条；《儿童权利公约》第二十四条；《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 16 条；《马普托议定书》第 14 条；以及《非洲青年宪章》第 16 条。

<sup>80</sup> 见委员会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第 59 段。

<sup>81</sup> A/HRC/50/28, 第 60 段。

<sup>82</sup> 同上，第 20 段。

<sup>83</sup> Zabayo 和 E 诉荷兰案(CCPR/C/133/D/2796/2016)，第 9.3 段；Kaba 和 Kaba 诉加拿大案(CCPR/C/98/D/1465/2006)，第 10.1 段；以及委员会关于男女权利平等的第 28 号一般性意见(2000 年)，第 11 段；另见 A/HRC/7/3, 第 54 段。

<sup>84</sup> D.B.诉荷兰案(CAT/C/72/D/824/2017)，第 8.9 段。

<sup>85</sup> 《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十七条；以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 5 条。

<sup>86</sup>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儿童权利公约》第六条；《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第 4 条；《马普托议定书》第 4 条；以及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7 段。

<sup>87</sup>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建议(2017 年)，第 15 段。

康方面的优先事项，而且还越来越应成为全球的优先事项，需要依照各国的国际人权法义务，在国际和区域层面采取全面和多部门的应对措施。

## 五. 防止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现象的措施和战略

### A. 区域合作与协调

41. 在跨境实施女性生殖器残割的情况下，区域倡议和协调对于消除这一做法仍然至关重要。区域合作的一个尝试是 2016 年《东非共同体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法案》。东非共同体法案的目标是在该区域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规定最低刑罚为三年监禁，建立机构以促进在起诉犯罪人方面的合作，防止残割女性生殖器并为受害者和面临残割生殖器风险的女童提供服务，以及制定和协调防止残割女性生殖器的政策、法律、战略和方案。<sup>88</sup> 此外，还计划建立一个关于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区域数据库，并通过交流刑事情报、培训关键人员和加强跨境安全来提供支持。虽然东非共同体法案已在东非议会获得通过，但由于未在规定时间内得到各国元首的同意，因此尚未签署成为法律。<sup>89</sup>

42. 2019 年 4 月，第一次终止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区域部际会议在肯尼亚蒙巴萨举行，来自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加强边境地区在残割女性生殖器问题方面的合作，分享良好做法，规划前行道路。<sup>90</sup> 各国通过了《解决东非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问题区域部际宣言》，即《蒙巴萨宣言》。<sup>91</sup>《宣言》呼吁在政策和立法领域加强区域协调，将跨境因素纳入在国家一级制定和实施多部门核算成本的行动计划、实施宣传和交流方案、收集和使用证据的工作，并为实施行动计划分配充足的人力和财力。<sup>92</sup>

43. 2022 年 8 月，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与人口基金/儿基会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联合方案合作，启动了终止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行为的计算费用的区域行动计划。<sup>93</sup> 这项区域行动计划为国家和非国家实体建立了一个区域框架，以加强预防、保护和起诉举措，在这些国家制止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的行为。

### B. 跨境联合举措

44. 2014 年至 2017 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儿基会在肯尼亚和乌干达边境地区组织了数次会议，讨论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问题，近 1,200 人参加了会议。<sup>94</sup> 与会

<sup>88</sup> 东非共同体，《东非共同体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法案》，2016 年，第 3 条。

<sup>89</sup> 见 <https://faithtoactionnetwork.org/2019/01/08/eac-heads-of-state-yet-to-assent-to-fgm-bill-2016/>。

<sup>90</sup> 人口基金—儿基会联合方案，“东非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现象”，第 7 页。

<sup>91</sup> 人口基金，“终止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第一次区域部际会议”，2019 年。

<sup>92</sup> 同上。

<sup>93</sup> 人口基金—儿基会联合方案，终止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行为的计算费用的区域行动计划(2022 年)。

<sup>94</sup> 人口基金—儿基会联合方案，《如何转变一种社会规范》，第 25 页。

者包括边境两侧的宗教领袖、传统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作为成果，纳卡皮里皮里特(乌干达)和西波克特郡(肯尼亚)边境地区的各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以联合起诉犯罪人，并提高对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危害性的认识。<sup>95</sup>

45. 肯尼亚和乌干达采用了创新战略来解决跨境切割女性生殖器的的问题。2020年，边境两侧边境社区的社区领袖创建了一个名为“肯尼亚乌干达反对残割女性生殖器论坛”的社交媒体团体。该社交媒体平台用于交流潜在的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案件信息，以更好地协调地区一级的工作，并为幸存者和面临生殖器残割风险的女童提供支持。由于这一举措，2020年4月至10月期间，肯尼亚主管部门在肯尼亚解救了37名女童，使她们免遭女性生殖器残割，并将她们送回乌干达。<sup>96</sup>该平台继续提供监测职能，不仅涉及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还涉及童婚和其他儿童保护问题。<sup>97</sup>

### C. 跨国保护措施

46. 各国政府还采取具体措施，保护面临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风险的女童和妇女。例如，联合王国在2015年出台了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保护令，这是一项民法措施，旨在保护和保障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受害者或面临风险者。<sup>98</sup>受害者或受保护者以及经法院许可的“相关第三方”可以向法院申请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保护令，<sup>99</sup>也可以由法院在其他家事听证会期间或在关于残割女性生殖器案件的刑事诉讼期间启动。在决定是否发出保护令时，法院将考虑案件的所有情况，包括确保受保护女童或妇女的健康、安全和福祉的必要性。<sup>100</sup>所需的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保护令的类型将取决于受保护者、是受保护者本人还是他人代表她们提出申请、受保护者是否未满18岁，以及法院决定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对她们的保护和/或她们的福利。

47. 在荷兰王国，卫生、福利与体育部以及司法部制定了一项名为《反对女童割礼宣言》(Verklaring Tegen Meisjesbesnijdenis)的工具。<sup>101</sup>《宣言》解释说，残割女性生殖器是一种非法行为，在荷兰王国被定为犯罪，应受惩处。当一些家庭计划前往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发生率较高的原籍国和原籍社区时，青年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会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被定为犯罪，并将《宣言》交给父母，要求他们签字。《宣言》的目的是为父母提供一种工具，以抵制社会和家庭要求他们遵守当地传统的压力，并保护他们的女儿免遭生殖器残割。

<sup>95</sup> 同上。

<sup>96</sup> 人口基金-儿基会联合方案，《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和2019冠状病毒病：保持势头》。

<sup>97</sup> 儿基会，“关于消除乌干达共和国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案例研究”，第8页。

<sup>98</sup> 见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73786/FGMPO\\_-\\_Fact\\_Sheet\\_-\\_1-12-2016\\_FINAL.pdf](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73786/FGMPO_-_Fact_Sheet_-_1-12-2016_FINAL.pdf)。

<sup>99</sup> 有关申请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保护令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gov.uk/female-genital-mutilation-protection-order>。

<sup>100</sup>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残割女性生殖器问题的多机构法律指导方针》(2020年)，第21页。

<sup>101</sup> 见 <https://www.pharos.nl/kennisbank/engels-verklaring-tegen-meisjesbesnijdenis/>(荷兰语)。

48. 同样，比利时推出了“终止女性生殖器残割/切割护照”，目的也是提高父母对出国探亲时残割女性生殖器潜在危险的认识。<sup>102</sup> 护照在出国前发给家人，提醒他们比利时法律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以及残割生殖器对女童健康的有害后果。

49. 德国联邦政府于 2021 年发布了一份由联邦家庭事务部长、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司法部长和卫生部长共同签署的《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联邦保护函》(Schutzbrief gegen weibliche Genitalverstümmelung)。保护函提供了关于残割女性生殖器(包括在国外实施)的刑事责任以及可能丧失居留许可的信息。<sup>103</sup>

50. 在爱尔兰、<sup>104</sup> 荷兰王国、<sup>105</sup> 葡萄牙<sup>106</sup> 和联合王国<sup>107</sup> 等若干国家，整个学校假期期间都在机场开展关于残割女性生殖器的提高认识运动，其中包括关于支助服务的信息。

51. 在举行的非正式磋商中，终止残割女性生殖器欧洲网络强调，在前往受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影响的国家之前建立系统的预防机制，确保女童和父母了解法律并获得支助服务，是预防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 六. 挑战和执行缺口

### 治外法权

52. 影响有效执法的一个障碍是缺乏管辖权，使执法人员无法在另一国起诉犯罪人。在已制定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法律的 28 个非洲国家<sup>108</sup> 中，只有三个国家(几内亚比绍、肯尼亚和乌干达)<sup>109</sup> 明确规定，如果被控施害者在其本国领土或管辖范围内，并且不被引渡，法律的适用范围就将扩大到在其领土或管辖范围以外实施或接受女性生殖器残割的人。例如，第 14/2011 号法第 9 条明确规定，该法适用于在另一国实施或接受女性生殖器残割的几内亚比绍公民和外国居民。<sup>110</sup> 2011 年《肯尼亚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法》第 21 条和第 28 条规定，任何肯尼亚公

<sup>102</sup> 见 <https://www.strategiesconcertees-mgf.be/en/tool/stop-fgm-passport/>。

<sup>103</sup> 见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service/publikationen/schutzbrief-gegen-weibliche-genitalverstuemmung-sprache-englisch-1934450#%3A~%3Atext%3DThe%20letter%20of%20protection%20against%2Closs%20of%20the%20residence%20permit>。

<sup>104</sup> 爱尔兰政府，“本周末将在都柏林机场举行为期两天的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法宣传活动”，2023 年 10 月 27 日。

<sup>105</sup> 见 <https://www.huiselijkgeweld.nl/publicaties/publicaties/2020/02/18/actieagenda-schadelijke-praktijken>(荷兰语)。

<sup>106</sup> 欧盟委员会，“葡萄牙：反对残割女性生殖器运动重返国家机场”，2020 年 7 月 17 日。

<sup>107</sup> Sandra Laville, “Anti-FGM campaign at UK airports seeks to stop mutilation of girls”, *The Guardian*, 9 May 2014.

<sup>108</sup> “立即平等”组织，“女性生殖器残割/切割：呼吁全球对策”。

<sup>109</sup> 人口基金，“跨越边界”。

<sup>110</sup> 人口基金中西非区域办事处，《西非部分国家关于残割女性生殖器的法律框架分析》，第 45 页。

民或永久居民为残割女性生殖器的目的“将他人从肯尼亚带到另一个国家，或安排将他人从另一个国家带入肯尼亚”，均属犯罪行为。在其他非洲国家，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将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定为犯罪并予以惩处。

53. 大多数国家仅将在本国境内发生的残割女性生殖器行为或将身为本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妇女或女童带到境外接受生殖器残割的行为定为犯罪。<sup>111</sup> 但这并未承认国家有义务保护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妇女和女童，也没有考虑到奉行这一习俗的族群具有流动性和跨国性。<sup>112</sup>

54. 在中东，只有伊拉克和阿曼有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具体法律或法律规定，但这些法律或法律规定不包括跨境残割女性生殖器。在亚洲、中美洲和南美洲，没有一个国家颁布具体法律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sup>113</sup>

55. 关于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刑事法律的执行非常有限。2023 年，一名妇女因在肯尼亚协助残割女性生殖器而在联合王国被定罪。<sup>114</sup> 此案是首次根据 2003 年《禁止残割女性生殖器法》因某人在海外犯罪而在联合王国将其定罪。

## 七. 结论和建议

56. 残割女性生殖器是一种侵犯人权行为，也是一种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性别暴力行为。它反映了男女之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是对妇女和女童的一种性别歧视。这种做法危及女童和妇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认、享有和行使，同时对她们的尊严、健康和福祉构成严重威胁。

57. 人权条约机构已指出，残割女性生殖器是各国必须防止和纠正的一种有害做法。<sup>115</sup> 尽管国家、区域和国际社会加大了努力，采取了联合边境举措，并发布了跨国保护令，但在执行方面仍存在明显缺口。

58. 各国应根据其通过政治承诺重申的法律义务，根除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做法，并根据秘书长 2022 年关于消除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报告所载建议，<sup>116</sup> 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加紧努力：

(a) 改进关于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包括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范围和发生率的数据收集和研究；

<sup>111</sup> A/HRC/29/20 和 A/HRC/29/20/Corr.1, 第 60 段。

<sup>112</sup> 同上。

<sup>113</sup> “立即平等”组织，“残割女性生殖器：全球概况”，可查阅 <https://www.equalitynow.org/fgm-a-global-picture/>。

<sup>114</sup> 中央刑事法院，R 诉 Amina Noor 案，法官 Bryan 先生的量刑评语，2024 年 2 月 16 日，可查阅 <https://www.judiciary.uk/wp-content/uploads/2024/02/R-v-Amina-Noor-Approved-Sentencing-Remarks.pdf>。

<sup>115</sup>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31 号和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8 号联合一般性建议/意见(2019 年)，第 11 段；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22 号一般性意见(2016 年)，第 29 段。人权事务委员会，Zabayo 和 E 诉荷兰案，第 9.3 段；Kaba 和 Kaba 诉加拿大案，第 10.1 段；以及第 28 号一般性意见(2000 年)，第 11 段。另见 A/HRC/7/3, 第 54 段；以及 D.B.诉荷兰案，第 8.9 段。

<sup>116</sup> A/77/312.

(b) 将残割女性生殖器，包括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定为犯罪，保证相关立法符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并确保严格执行这些法律；

(c) 确保国家立法按照国际法规定，如果被控施害者在其本国领土或管辖范围内，并且不被引渡，则国家法律适用于在本国领土或管辖范围外实施或接受女性生殖器残割的人；

(d) 与幸存者和相关民间社会组织协商，制定和实施：(一) 有效的预防措施，(二) 应对措施，以消除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的长期后果，包括在接纳来自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高发国家的社区的国家的国家；

(e) 采取协调一致的区域措施，例如与跨境社区和移民社区的妇女、女童、男童和男子，包括传统领袖和宗教领袖协商，针对他们开展关于残割女性生殖器的危害和根源的宣传、教育和外联方案；

(f) 采取国际和区域性的全面和多部门合作措施，与跨境社区和其他受影响社区结成伙伴关系，防止和根除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

(g) 分配充足资源，用于建立和执行区域政策框架和合作协定，以防止和解决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问题，并为幸存者提供支助；

(h) 建立监测和评价机制，跟踪区域和国家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并指导有针对性的方案拟定和预算编制工作，以根除跨境和跨国残割女性生殖器做法。

---